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一四回 安人好德婆子陳情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

話說李昆將張才、李勇送了出去，叫他們趕往陶家廟去，喊賀人傑前來幫助他。便復轉身，仍由屋上往各處探聽。走到後面上房，見屋內燈光明亮。他卻伏在簷前，往下細聽。只聽一個婆子說道：「安人！你這一片好心，每日燒香念佛，只保小員外平安無事罷！」安人道：「今日聽說又搶了一個女子來，還鎖在那邊屋裡，不知又是什麼主意。照這樣不改，恐怕我這老命，還要送在兒子手裡呢！我倒也罷了，死也死得了，只可憐我那媳婦，那樣賢德，若再帶累於她，豈不是冤枉！」婆子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今日搶來的女子，卻顧不得了。另有了一個在那裡了。」李昆聽說暗喜，那女子尚未失身。又聽那婆子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曉得，另外的這女子，這宗事可作的太狠了！我們莊南不是有個錫匠？月前有病，小員外就時常上他家去。

後來錫匠病才好，小員外就叫主管林管家施一計：叫馮氏告訴他男人，說她病時，曾許下三官廟燒香。這廟內有個後院子，是一塊空地，並埋著一口棺材，牆腳倒塌了。我們林魁就在那裡等他。」安人問道：「等他做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，那馮氏燒完了香，就要上後院子裡小解，解下裙子來，搭在墳塚上，及至小解完了，那裙子就不見了。馮氏也不尋找，就回家去了。到了半夜，有人敲門喊道：『送裙子來的。』馮氏叫她男人出去。哪裡曉得週二出去，就被人割了頭去。這馮氏就告到縣裡：『廟內昨日失去裙子，夜間丈夫就被人殺了。求申冤。』縣官聽罷，就疑惑是廟內和尚所為。隨即派人前去查訪。這三官廟，卻不是和尚，是道士。差人便帶著道士，各處搜尋。尋到後院墳塚子旁邊，見有浮土一堆，刨開看時，就是裙子包著週二的頭。差人當時就把廟內道士趙氣清拿去，用酷刑審問。他卻不招，竟被縣官收在監內。誰知氣清有個徒弟王紫霞，募化回來，聽見此事，他要去總漕施大人那裡告狀，替他師父申冤。我們小員外聽見這個風聲，叫馮氏改裝，藏在我們的家內，聽說今晚成親。你老人家想想，這是什麼事，平白的生出這等毒計來。」李昆在屋上聽得真切，原來那個道士是真冤枉，心中大喜。復繞至東跨廳，輕輕落下。只聽得屋內說道：「漕督施大人斷事如神，如今這個法子，誰想的到你在這裡？這才是萬年無憂呢！」又聽婦人說道：「我今日來，遇見兩個公差，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腳來，喜的好在拿住了！」樊洪道：「我已告訴林魁，三更時把他們結果，就完了事咧！」婦人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事情才得乾淨。」李昆聽至此，暗道：「好一對惡毒的姦夫淫婦！」卻輕輕進了簾籠，來至堂屋內，見那邊掛著軟簾。走至跟前，猛將軟簾一掀，口中說道：「嚨！就是一刀。」卻把刀晃了一晃，滿屋裡都有刀光。樊洪說聲：「不好！」便在壁上抽出一把寶劍，迎了上來。李昆暗道：「這廝光景是個會手。」一面暗想，一面將刀砍過去。樊洪趕將寶劍來擋。李昆復想道：「這房內如何廝殺。」遂望著樊洪晃一刀，退出房外。樊洪追趕出來。李昆卻在房外，將暗器拿出。樊洪冷不提防，腕上著了一彈，「呀」的一聲，手指一鬆，寶劍脫落在地。李昆趕著一個縱步，跳到面前，手起一刀，當頭砍下。樊洪用手來隔，卻迎著刀鋒，一隻手迎刃而斷，跌倒在地。李昆復向前，用刀背在樊洪背上連擗了幾下，樊洪已是不能開口。李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襟，塞在口內。此時樊洪卻穿著短衣，李昆順手將他的絲絛拿過，把刀銜在口內，就把樊洪四馬倒攢蹄，捆了個結實。再見那婦人已嚇倒在地，順手提將過來，卻把掛帳鉤的縲子割下，將婦人也捆在一處，又割下一副飄帶，將婦人的口也塞住。正要回身出來，只聽一聲嚷，卻是林魁到東院持刀殺人，不見張才、李勇，只得來稟樊洪。李昆亦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。林魁說聲：「不好！」

往後一退，李昆便趁勢一刀，正中左膊，林魁登時跌倒。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，李昆倒嚇了一跳，再細看卻是賀人傑。李昆這才明白，是賀人傑在屋上打出金錢鏢，林魁著了一下。於是二人將林魁捆縛起來，此時莊丁都已來到。

李昆道：「咱奉大人命，特來捉拿樊洪、林魁。現在二人並淫婦馮氏都拿到。爾等自係良民，與爾等毫不干涉。還有昨日樊洪搶來的女子，現在何處？爾等快快放出，咱老爺不累無辜之人。」眾莊丁一個個都跪下來，齊聲說道：「求老爺開恩！」

李昆道：「你速將那女子放出，萬事皆休！」眾莊丁又磕了兩個頭，才爬起來出去，一會子，帶了一個女子進來。李昆問道：「你這女子，因何被他搶進？你姓什麼？家住哪裡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女子姓陳，父親叫陳德貴，家住陶家廟。昨日因往外婆家去，不料走錯路途，走過他家莊前。遇著這裡一個少年人，就喝叫壯丁，將小女子搶來，關鎖在屋內，不知是何道理？我家父母還不曾曉得。」說罷痛哭不已。李昆道：「你不要哭，咱叫你父母領你回家便了。」便叫莊丁去到陳家送信，叫領人。又將樊洪的母親請出來，安慰了一番。樊洪的母親道：「皆是老身管束不嚴，他們自作自受。只求老爺們在施大人跟前，方便兩句就是了！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